

一个人因为某件事情突然火起来了、红起来了，上海人叫“起蓬头”；看看影视演员迟蓬在《生万物》中的表演，可以说，迟蓬在表演生涯中，又起了一次“蓬头”。

在《生万物》中，迟蓬硬是把一个配角，演成了大家喜欢的、津津乐道的人物。看着她对儿媳“绣绣”体贴的照顾，温馨随和的婆媳关系；看着她那黝黑粗糙的脸庞，布满老茧的手，加上时不时露出一脸憨厚的笑容；听着她那口音夹杂着他口音的山东方言，活像个地道的鲁南老太太。说来也不奇怪，因为她身上流淌的就是山东人的血，骨子里蕴藏的是山东人的基因。

迟蓬出道很早，也演过不少话剧、影视剧。1989年，由滕文骥执导的电影《黄河谣》在中国大陆公映，巍子、葛优、段岫、迟蓬等主演。这部影片以脚夫当归与邂逅的小女子红花、救下的逃离土匪魔爪的柳兰、收养的女儿樱子三个女人之间的爱(爱情、父爱)，以及与土匪黑骨头之间的仇为主线，讲述了当年在西北高原黄河故道里穿梭流浪的脚夫当归的传奇人生故事。

迟蓬随摄制组来上海，在他们下榻的交大招待所里，她对我讲起了她的从影生涯。她出生在天津，因为1976年唐山地震，他们到山东父亲处躲地震。“在此期间，山东省话剧团招生，我因为从小喜欢表演就去考了，当时我连户口都没有。”迟蓬说，“找熟人办了个卡，考不考上无所谓，心里没杂念。他们(考官)让我做小品，我连(舞台)正面反面都不知道，居然背着台做，但挺认真的，该哭该笑都做到了。导演说这孩子信念感太强了，演什么都这么自信，就凭这点(留下她)，形象什么的都一般。我当时我瘦小小的，很白，

秦来来

团里正要个南方女孩。”随团四年，毕业后她在话剧《基督山伯爵》里演法兰蒂，是一个特别懦弱、温柔缠绵的角色。“我个性有时很怪，懦弱、火爆两种极为反差的个性，集中在身上。”迟蓬说。

在话剧《白莲花》中，她演一个姨太太，和《基督山伯爵》中的角色的性格截然相反。没想到，这个角色成了她走上银幕的通行证。那时，香港有部影片《惊变》，导演来选角，看中了《白莲花》中的演三姨太的演员。当她站在导演面前时，他们居然说，我们不要你，要那个演A组的演员。“我说没有AB组，就是我一个人演的。他们不相信，就跟团里说，我们不要她，她太年轻了；要昨天晚上演姨太太的那位。团里说就是她。后来让我演小品，成了。”说到这里，迟蓬也笑了，“虽然这部戏里我只是演了个配角，但开始了我的影视生涯。”

后来在电视剧《红叶，在山那边》，“演了个北京小姐，傻乎乎的，但不讨嫌”，居然获得了飞天奖最佳女配角奖。

1985年在西安、安徽联合摄制的《野妈妈》中，迟蓬出演女一号，荣获印度第十一届国际电影节“银孔雀”奖和印度电影评论家协会“最优秀影片奖”。

《黄河谣》是她拍摄的第八部影片，在里面演女二号柳兰。“开始是宋丹丹演的，后来她怀孕了，没去演。让我演，起码要看一下(剧本)，也没有。”迟蓬说，“我从山东嫁到西安，没去过陕北，对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婆姨也不懂。我觉得这个角色有点飘，没站到地上，仅仅是完成导演给的任务而已，谈不上人物的生命力。我挺不愿

讲这句话，但真是这样想。要现在再演的话，一定会好一些。不是谦虚。我的本色朴实，自然，天生有些农民气质，这次也没体现。”

尽管这样，迟蓬凭借《黄河谣》中饰演的柳兰，获得了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提名。

迟蓬的老家在山东蓬莱。她的妈妈从苏州美专毕业分配到八一厂，后来去了天津美院。她是在天津出生；出生时九斤八两，医院的婴儿床都躺不下。

“在拍《野妈妈》时，认识了智磊，并开始谈恋爱。”迟蓬说，“他是《野妈妈》的摄影。我也是这时才开始接触农民，房东的真诚、诚朴，给了我深刻印象。我懂得一切只要真，其他都可原谅。”

从《黄河谣》中泼辣与柔情并存的土匪婆娘柳兰，到《小巷人家》中刻薄自私的恶婆婆，再到《生万物》中朴实善良的农村母亲“大脚娘”……迟蓬的表演生涯充满了角色反差与突破，展现了她“刷剧脸”式的演技魅力。

迟蓬正视自己的年龄、形象，多年塑造农村母亲等配角，以低调务实的表演风格获得认可；她以独特的表演风格和深厚的角色塑造能力，成为一位不可多得的表演艺术家。

见字如晤，叔庠兄。富春舟中捧读兄《与朱元思书》。倏忽千五百秋，今江流未改，而桐君山下光景已新。今日提笔，着实有些忐忑——若你穿越千年而来，怕是要在桐庐街头迷了路。你记忆中的渔舟唱晚、樵径炊烟仍在，但江畔的青山绿水间，早已长出了另一番活泼泼的人间新气象。

历史在此处显影。东汉隐士严光把渔竿插进江岸，长出中国隐逸文化的根系；唐时之路的帆影掠过桐君山，将采药人的传说载往长安。但桐庐不耽溺于古老叙事。当“三通一达”的快递车从山村驶向世界，每日百万件包裹在传送带上奔流，恍若兄写的“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只不过箭是条形码，浪是快递单。这座小城用它的实力证明：真正的潇洒，是既能守住古村落的夯土墙，也敢在云计算中心用力地敲下回车键。

山水是桐庐的骨相，然山水未改，只是添了诸多新注脚。严子陵钓台仍在，江边却多了长长的绿道。清晨总见跑者踩着露水掠过古渡口，运动手环的震动声混着林间鸟鸣。你当年感叹“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如今无人机倒是常常从峰顶掠过，不过不是观景，而是在给山林做体检：哪片松林生了虫害，哪处溪流水质异常，全逃不过这些鸢鹰眼睛。

芦茨湾的水还是清得能见鱼脊，村民却不再靠捕鱼生活。自然造化这儿抹一笔山，如黛；那儿落一渺水，如烟，更多的时候它沉默，用明镜般的空来拓宽天地，慢慢做成了人间奇货。江上漂着的除了你见过的荡船，还有太阳能驱动的监测

艇，悄无声息地收集水质数据。你且安心，光伏板都藏在半山腰的竹林里，夜里亮起的生态路灯，比从前的渔火星河更温柔。

暮春三月，富春江两岸绿道，骑

## 有人问我桐庐事——与吴均书

陆春祥

行者如织，江心洲头，露营帐篷并连。然山水精神正日益丰沛，兄之“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八字，仍镌在智慧旅游导览屏首章。

入夜，伫立富春江大桥上，北岸是唐宋诗词里的水墨群山，南岸的光影，使整座城市披上了夜的魔幻。写至此，忽觉像在兄面前摆弄

机巧。但请信我，桐庐人守着你爱的山水，只是换了种更健康而绵长的活法。修高速铁路，在隧道口种数里桂花；建无人机基地，给每台机器编上“鹊雀”“白鹭”的代号；快递车呼啸而过的山道旁，依然有老丈慢悠悠地挖掘着春天的尖笋。

风物里藏着桐庐的脾性，也藏着时间辩证法。

雪水云绿茶需用大奇山泉冲泡，方显得出峭壁云雾滋养出来的清冽；酒酿馒头非得柴火灶蒸，才能松软如山中晨雾。最妙是富春江边吃鱼：船家从江心网起白条，活杀清蒸，配一勺农家酱，鲜味激得人想对江水作揖。这些吃食不登米其林榜单，却是桐庐人递给世界的名片——粗瓷碗里盛着的，是桐庐清丽山水的纯真。

叔庠兄，今日之桐庐，就是你《与朱元思书》与黄子久山水长卷

《富春山居图》的古今叠印。

有人问我桐庐事，我皆用笔作答。数十年来，我写《水边的修辞》，我还写《昨非录》，我又写《烂漫长醉》，我再写《富春江地理志》。呵，这片独特的山水，“桐庐四书”，远远不够，我力薄啊，又请来全国四十六位文学名家，一起来抒写他们心中的田园牧歌。

叔庠兄啊，纸短情长，唯以《潇洒桐庐》十书相赠，且以此为舟，邀兄再游富春江。

这套书不敢妄称解尽桐庐风流，只愿成为一把多棱镜：借历史棱面窥见药祖桐君采药的云径，透过美食棱面品尝富春江畔二十四节气，在产业棱面触摸“中国快递之乡”的钢铁脉动，最终在山水棱面照见中国人对理想栖居的永恒追寻。

看两岸青山如何将旧时月色酿成今日晨露；听桐庐人用吴侬软语讲述关于传承与嬗变的当代寓言。

7000多首古诗文落在同一片宝石般的清江上，放旷婉约，雄浑自然。

历史和文化的回声不绝于耳。春水行舟，如坐天上。

潇洒桐庐郡。富春山居城。时值暮春，富春江畔新绿初染，恰值桐庐建县一千又八百载，“潇洒桐庐”书系出版之际，遥想千年前兄

发泛舟之景，书此以寄怀。(本文为《潇洒桐庐》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雅香 (油画) 单正

可能是因为名字里有土，我一直喜欢玩泥巴。今年捏陶特别流行，我也跟风了。陶瓷教室有点距离，我每周去两个晚上，每次单程骑共享单车一小时，还没进教室就已经热身完毕。教我们的老师很年轻，2000年左右出生，有一个小女朋友，2002年的。每次老师做作品，小女朋友就帮他直播，下课后晚上九点多，两人一起骑小电驴去吃个宵夜，好羡慕。

虽然年轻，但老师做陶瓷已经好多年，教学也可以，面对我们这些比他大多多的学员完全不怵，甚至有点小严厉。我第一次上手，拿陶泥捏一个物件，他让他们自己想，我也没找参考，脑中自动浮现了一个动物的样子，就这么歪歪扭扭地捏了起来。他教我们用一个扁木片去切压，用一把不锈钢圆筒状刀去掏洞，还有一柄微型铁梳子一样的工具，梳子毛没几根，用来刷出陶泥的毛糙感。

陶泥在手中渐渐有了点形状，老师走过来一瞥，说：“你这里可以加肌肉啊。”我说：“怎么加？”他也不说，割了一块小泥，直接在手揉搓了个差不多的，又拿起更小一

块泥，捏成个小圆饼贴在刚才那块上，边缘抹一抹，就成了块长上去的肉。“原来是这样！”我立刻照葫芦画瓢，搓一个小圆泥，压扁，往我的小泥塑上一粘，边缘不好看。他说：“你手蘸点水。”我从面前的水桶里湿了湿手，一抹，泥上泛起水光。他说：“见湿不见光，水太多

## 小陶马

董培培

啦！”我又把水往旁边抹。他又说：“先塑造大概，别揪着细节不放！”

嘿，我在心里想，这老师，可以的，不愧是北大哲学博士朋友倾情推荐的，上来下马威给得足足的。捏到差不多，放在一块圆形木垫子上，下面还有个不锈钢转盘，自己可以来回转着看，就像奶油蛋糕裱花一样，检查检查，补补缺憾。如果底盘不平整，也可以趁机修一修平一平，不然进窑烧也会摆不好，容易炸裂。

我们今天捏好，要等几天，陶泥才会干透；干透了要打磨修整，再上色上釉，然后才能进一千多摄氏度高温的电窑，烧成坚硬耐水的陶瓷。

老师说：“别太厚啊，太厚了里外陶泥干的速度不一样，也容易裂的！”大家“喔”了一声。

两个小时的课不知不觉就到尾声，陶泥干得很快，我用海绵蘸水又挤干，把有小裂纹的地方轻轻抚平，这才发现，我捏的是匹小马啊！

这马，矮矮壮壮的身子，脸长圆圆，眼角往下掉，眉毛又粗又短，鬃毛齐刷刷地竖在头顶，两个大耳朵，腿胖胖的。

这是我爸的。去年他去世前，体重掉了几十斤，可我心里留着的，还是他健壮时候的样子。那时候他来北京，背着个书包，我每次要去车站接他，他都不让。

倔强的，属马的爸爸。一年多了，你现在过得好吗？你和妈妈，是不是又重新谈起了恋爱？

小马从窑里出来，我把它摆在了家里的厨房外。一轮明月样的灯光下，是每天缭绕的人间烟火，最适合喜欢烧菜的你。

## 十日谈

玩具总动员

责编：郭 影

大自然四季变换花样，就地取材，我们享受田园野趣。请看明日本栏。

